

农村通俗文库
文艺作品选

第二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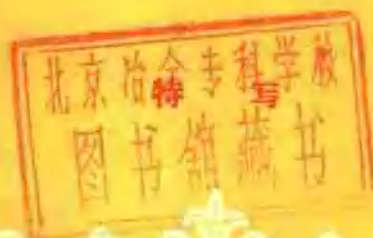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文艺作品选

第二辑

典型报告

李德复等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目 次

典型报告	李德复(1)
徐水平原的白天黑夜	康 濯(15)
三过宝丰山	李茂荣(35)

典型报告

李德复

打去年起，咱乡的合作社就起劲得很，社员们真是憋着命干，别看咱这个山窝窝，到秋收一结账，一个劳动力就分了五百多块！我虽是个大老粗，可懂得马列主义，一看这劲头，就晓得农村一定要冲一伙子，要来个大变样！果然，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“人民日报”上（这一天，我记得多清呵），朱副主席讲话了，他说：“开发山区富源，建设山区，是全民的任务，也是全党的任务，必须全党动员起来，大家一齐动手，把建设山区的工作做好。……”我一看到这里，喜得跳多高，连说：“对！对！咱山窝窝要露一手了。”朱副主席讲的净是我心里的话呀。那天晚上，我就召开了全乡的党员干部会议，要大伙学习朱副主席的报告，一学罢，我就要大家摆摆，看咱这山区要如何开发，如何建设。三个臭皮匠，凑个诸葛亮嘛，凑来凑去，咱们认为：在咱这个山冲里还是开发桐油和木耳好，这东西既值钱又能出口，是咱山区里的两个大元宝哩。

没两天，县委张书记打电话来了，说：“小杜，你们山区要大大地跃进，你晓得吗？”我说：“那怎么不晓得，咱这支部书记早就动起来了，还召集全乡党员干部学习了朱副主席的报告呢。”他说：“你准备咋跃进？”我说：“咱们是靠山吃山，还不是红薯芝麻、桐油木耳，外加上等木炭，在这上头给它翻上

几番，这不是跃进了嗎？”我听到張書記在电话里笑了起来，我問：“你笑啥？咱这不算跃进么？”他說：“咋不算，只是跃不出圈子。”我听了好不服气，正要駁一家伙，他却要我听他的：“你那山窝里不是有这么个歌么：‘刮民党时吃紅薯湯，解放后吃供应粮，什么时候变个样，自有大米卖余粮。’……”我說：“張書記，你唱这个歌是啥意思？”他没解釋，要我自己想想，說想好了，过兩天到县里开会。

挂上电话，我想了一会，捉摸到張書記山歌的意思：他是在咱这山窝里插秧种稻谷呀！一想到这里，我在自己的屋里蹦了起来，可腦子里却又跳出了这几个字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冷靜一考虑，确实是不行。你看，咱这山上缺水，气候寒冷，山坡陡；上粪滚粪，潑尿流尿。除了山脚下那几戶人家，咱这里的人都不会种山田，这咋能插秧种稻？不过，張書記这个想法可迷住了我，要是在咱山上也長出稻谷来，到秋季，滿山黄金，那多过瘾，那才算大跃进，才是个根本的改变！那兩天，我日也想，夜也想，还跑到山脚下痴痴地瞄住我乡里惟一的五亩水田。我就在这五亩水田身上打了主意，想在这五亩水田四周的高地上再改它五亩田，把五亩水田的水引上来，这不是跃进了一伙子么？至于說在全乡大改水田，我感到是不行的，是不实事求是的。

临上县城的那一天，我很得意，我想，从盤古开天到如今，咱乡里一共只有五亩田，而咱們乡現在一家伙就能改五亩，这不是翻了一番、跃了一跃么？我想县委張書記听了，一定会要我做典型报告的。果然，到了县里，我向張書記一汇报，他笑着說：“这也是典型，你就到会上去談一談吧……”第二天，在

报告会上，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，我說話是開門見山的，一上去，我就說：“同志們，咱們鄉要大躍進了，馬上就要掀起一個改水田的高潮，咱們要改五畝水田……”我話還沒說完，底下就“轟轟”地大笑起來。不知是誰在大聲地說：“改五畝水田有個啥說頭，我們鄉改一百畝呢……”張書記止住大家的笑聲，要我再說下去，可我再沒這個心思，沒到五分鐘，我就下台了，干嗎要大家來笑話我呢？最後，我听了張書記做了總結性的發言，說我的報告也是個典型，不過是一個保守典型！我坐在後面听着真不是味，本來是來做先進典型的，結果倒做了個落后典型。真是……

晚上，我睡在床上發悶。張書記親自找我去談話。他想打通我的思想，要咱鄉多改幾畝水田，我就告訴他，咱鄉為啥不能改那麼多水田，我說，改五畝還不容易呢，決不是保守，是“因地制宜”。我的道理很多，總不下一百個，到雞叫四遍了，我倆還在互相說服，我看張書記的堅持勁，實在沒有辦法，就勉強強地加了一畝，說：“那就改六畝吧，這真是冒到了頂，再不能加了。”張書記也沒有辦法，說：“好吧，回去先改六畝。還是多與羣眾商量商量，尤其要找老農，別主觀主義。”我嘴裡說“行！”可心裡說：“我是在山窩里土生土長的，能改多少水田，我會不知道？”

第二天，我覺也沒睡，拔腿就趕回家去；一百二十里地，也許是氣得慌，急得慌，我連走帶跑的，天斷黑就到了家。飯沒吃，就召集社支部書記和社長開會。首先我把自己做保守典型的經過擺了一番，後來說自己又勉強躍了一畝水田，準備馬上動手改，問大家是否有意見。我鄉的社支書和社長倒沒笑

話我，看他們的臉色，還同情我呢！于是我心里急了一點，要他們細細划算，看如何改。他們盤算過來盤算過去，最後說，充其量只能改四畝半，說我在縣里還冒進了，我說：“你們比我还保守呀，真不得了！”但他們也象我對張書記那樣，擺出了好多理由，老實說，那會兒我急不住了，一句也沒吭聲，就這樣沒總結就散了會。這夜，我又沒睡着，狠狠地捶自己的腦袋。我爬起來，打開窗子，望着明晃晃的月亮发愁。我想，我從解放後到現在，從當通訊員到當鄉支書，一向是先進的，難道這回改水田要變成個保守份子么？我又想，要是真的在山區改了大量水田，糧食能自給自足，還能賣余糧，再加上土特產出口，社員該多富裕呵，那就真要和蘇聯的集體農莊一樣了。可是水呢？水呢？何況山又是那麼陡！想音想音，我伏在窗頭上睡了，一閉上眼，淨夢到水……水……沖得“嘩嘩”地响，夢到滿山遍野長着稻穀……一會又夢到自己在做保守的典型報告，看到人家在“轟轟”地笑我，看到張書記皺起那黑黑的眉毛。可是，一醒來，還是一盤明蕩蕩的月亮，还是我那四畝半，再多也不過是六畝……唉！我真被這個混蛋的六畝卡住了！我望着月亮，看它慢慢地朝西走，我猛然想起咱山窩的西面有個“月亮潭”，這地方平常很少有人去，我細細地琢磨起來，我想，“月亮潭”么，末尾是個“潭”字，是潭嘛，就一定有水，要不，為什麼不叫“月亮山”呢？想到這里，我象找到了寶，跑着去找紅花社的社主任王開發，他們社就在月亮潭旁邊。

我興沖沖地把王開發從床上掀起來，要他陪我上月亮潭，他眯起個眼問我是不是發瘋了，我說找水，怎麼是發瘋呢，他說我硬是發瘋，說不光他沒在月亮潭見過水，就是他爺爺也沒

在月亮潭見過水，現在哪里會找出水來呢？我就把“潭”字的意思解釋給他聽，他听了直擺頭，打了兩個干哈哈^①，但最后还是陪我去。月亮潭很遠，又是羊牯子小道，等走到那里，天已大亮；潭是個山窪，干枯枯的，連水影子都沒有。我還是一個勁的找，這扒扒，那摸摸，一上午過去了，滿手摸得毛刺刺地，連解渴的水都沒找到，肚子卻餓得咕咕地响。王開發一遍又一遍地催我回去，我心里說：“這一遭又白費了，還只能改四畝半。”我又憤憤地罵那個給月亮潭取名的人，既然這兒沒水，為什麼要叫“月亮潭”呢？干脆叫它個“干癟窪”好了，害得我好找。

回到鄉政府，日已斜西了。沒找到水，心里直冒火。我想起張書記的話，還是找幾個老農民間問看，也許他們知道月亮潭有水沒水。吃罷飯，我正想挨門去訪訪王老爹、王四爺、杜白胡子這幾個老前輩，還沒跨出門坎，想不到王老爹闖進來了，我以為他又和兒子吵架，要我去教訓他兒子的，想不到他急呼呼地問：

“支書，支書，你昨晚跟社主任到月亮潭找水么？”

“怎么，那兒有水么？”

“這……我的老爹在世時對我說過，說月亮潭以前有水，水還不小呢，說那時就有人想改潭下那片坡地，但沒改成，人心不齊嘛……”

“是真的么？”我直拍王老爹的肩。

“也不敢說，打我父親這一代起，就沒見潭里有水了……”

① 干哈哈——假笑、嘲笑的意思。

唉！要是有水多好，改成水田，就再不要年年花上几百个工下山挑供应粮了。”

“一定有水，一定有……现在咱们再去找……”我又高兴又性急。

“光几个人找不行，你要号召咱们红花社全社的人去找，也许能找到。不过要把话说在前头，若白耽了工，可别怪我。”

“行！行！”我好像已看到水了。

当晚，我在红花社做了动员报告，要大家上月亮潭去找水，那就是去找黄金稻呵，从羣众的表情来看，大家都愿意干，只有少数几个在翻白眼，擤鼻子，斜着眼睛……我决定第二天大家一起上山去找。这夜，我就住在王开发家里。据说，一开罢动员会，就有几个青年团员和民兵打起火把上月亮潭去找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月亮潭差不多要翻了过来，连七十岁的老婆婆也硬要上山去，怎么说也说不服。是啊，羣众多想在山里种出稻来，多吃自己种出来的大米，这是千万年没有的事呀！

这样起早贪黑的一共干了四天四夜，把月亮潭的杂树杂草都刨光了，可水仍不出来。羣众的干劲慢慢在倒退，好多人鼓起双莫可奈何的眼睛望着我，甚至有部分落后的富裕中农还编出歌来讥笑我，什么：“杜书记，没事做，强迫羣众来找水；水没找到，看你咋搞？”什么“稻谷甜，稻谷美，只怪咱们生就红薯嘴，挖穿月亮潭，也莫想喝口水。”我听了，气得很，对大伙说：将来找到了水，种出了稻谷，准不给这些人吃，罚他们吃三年红薯。

直到第七天夜里，王老爹用火把在月亮潭西角的山岩下照出了一块约丈把方圆的、湿润润的地方，上面长满了青苔，王老爹说，说不定水就在这山岩下。于是，我命令全社的人都到这儿来挖，把岩石块统统掀开，到半夜四更时辰，当我们把一块最大的、根最深的岩石掀开时，哗啦啦地便冲出了一股泉水……清甜的泉水呵，那一阵子，简直把人喜煞了，有的人就象电影里照的那样，都抱着跳起来了。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的呼声差点把月亮潭震翻了。还用说，第二天，咱们就修渠道，要把潭下的那二百亩包谷地统统改成水田。

回到乡政府，没两天，就接到县委通知，要我去开“大跃进经验交流会”，我想，这回咱可有本钱了，再不是五亩水田了，而是两百亩，翻了个几十倍，这还不凶，不跃进？到县委见了张书记，我故意把那股喜劲隐在心里，可张书记一见面就看出来了，问我：

“这回该不是改五亩了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我停了停，故意慢吞吞地说：“我想现在不向你汇报，到会上谈行不行？”

“嘿！想到会上去吓我一家伙，行，我就到会上听你的吧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住在县委招待所，睡在我旁边的是邻区火花乡的乡支书，他一向是猪尾巴，老落后，张书记过去不知批评了多少回，这会儿大跃进，不知他们搞得咋样了？到睡时，他问我：“小杜，你们乡这次改几多亩？”我骄傲的伸出两个指头，轻轻一笑。只见他把舌头一伸，说：“乖乖，真了不起，你们山区改两千亩么？真是模范乡，名不虚传！你看，我乡虽然有

一半平地，可目前只能改一千五百亩，这回又得向你们学习了。”

我听到这话，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话来，从家里带来的喜劲完全被这桶冷水冲走了。唉！我还想再上台去说几句呢，幸亏碰到火花乡的支部书记，要不，这次又要做保守典型了。我睡到床上想，这跃进可真凶，真是坐着喷气式飞机跑；我们乡也在跑，可是用的是两条腿，跑的再快也赶不上飞机呵，你看，如今火花乡都跑到我这个“模范”乡前面去了。咱还算跃什么呢？

火花乡的乡支书还在嘤嘤呱呱地跟我说，说我明天一定要做先进的典型报告罗，在山区能改二千亩水田真不简单罗，……我越听越听不下去，用被蒙着头，不知咋搞的，眼里竟冒出两行眼淚来，我过去当通讯员的那股急脾气又冒出来了。

第二天开大会，我坐在老后头，听人家在台上一开口，都是改两千亩、三千亩水田的，多的一个乡还改五千亩、六千亩，甚至七、八千亩的，报几百亩的简直没有。张书记在台上向我使了几个眼色，要我上台去，可我哪敢上去，赶紧写了个条给张书记，说自己要考虑考虑，不想发言了。我坐在那里，脑子里净是两千亩、三千亩……七千、八千亩……多烦人呵。

晚上，大会散了，我一人坐在招待所里，干着急。没多会，张书记来了。呵，前头忘记介绍了，张书记是我的老首长，过去他当区委书记时，我是他的通讯员。他最了解我的心事，高兴或闹情绪，他都捉摸得出。他这时来，准是知道我心里着急，给我打气的吧？嗨！不是的，想不到在这时候他还约我去

听文化館的大鼓書，我說：“我懶得去，沒心思听。”他說：“小杜，还是去听听吧，今天唱的不是‘武松打虎’，也不是‘林冲夜奔’，是新編的苏联大鼓呀。”

“啥苏联大鼓？”我确实是头一回听到，大鼓詞也能唱苏联故事么？

好歹我还是跟着張書記去了。文化館的院子里坐滿了人。文化館那个年紀輕輕的女干部上台介紹了一番，說今天唱的鼓書是苏联故事，是改編什么卡达耶夫著的“時間呀，前进！”这是为了配合咱們現在的大跃进的。起先，咱不管是苏联故事也好，是中国故事也好，反正我的五亩还是五亩、兩百亩还是兩百亩，也帮不了我的忙。我，人在說書坊，心早就溜了。可那說書的真有板眼，說着唱着，咦！真怪，就把我的魂儿給抓住了，我醉迷迷地望着說書人，任那說書人的兩片嘴子摆布……这故事真能打动人，那个易世……琴科真英雄呵，可他們剛剛創造的新紀錄馬上又被打破了，真是“時間呀，前进！”我想起咱乡剛剛改了二百亩水田，以为是个新紀錄，不是沒上坊就給人家打破了么？

大鼓一說完，張書記就拍拍我的肩膀，問：“怎么样？沒白来吧？”

“沒白来，我如今急着要回去！”

“对！快回去，快发动羣众赶，我們的跃进是一个赶一个的，誰跑到前头現在还不知道呢！”

这时，我才向他汇报了月亮潭旱改水的事，又向他提出保証：我要向那个苏联的易世琴科学习，說咱乡决不至于只改二百亩水田。他笑着問我：“那能在現在的基础上翻上几番？”我

紅了臉，不敢回答，心中確還沒有很大的把握，但我終於鼓起勇氣說：“再翻它一番、兩番吧！”

張書記見我回答得勉強，沉默了一陣說：

“要真正向易世琴科學習，那就是先要敢想，然後就要敢作！你說對不對？”

我說：“對！”

“那麼你為什麼不想讓山區的大米能自給自足呢？這是個起碼的躍進呀！”

“這……那得要八千畝水田呵，咱想是想過……”

“好，只要想過那就行！現在只剩下‘做’的問題了，你明天就趕早回去吧！”

從這時起，我的腦子才算真正地躍了一步，就是再想到要山區改它個七、八千畝水田，也不會吃驚了，雖然這種想法象不那麼穩當（以前誰又敢想月亮潭下能改兩百畝水田？），但一想到這裡，不僅不會伸舌頭，還能拍着心口說：“總有一天能辦到！”

我帶着信心回到家里，沒落鄉政府的屋，就跑到紅花社去，社里除了幾個老奶奶帶娃子外，差不多都到月亮潭修渠去了。一到月亮潭，那才叫熱鬧，山歌鳴啦鳴啦地一個接着一個，那勁頭真是大。我到縣里沒幾天，渠就修到了半山腰，水田也改了三四成。咱們沒請哪個水利工程師，可水真聽羣眾的話，要它流到哪，它就流到哪。是呵，人民就是最偉大、最有辦法的工程師，羣眾用竹筒、瓦片制的水平儀，那家伙和水利局花几百塊買的德國貨一樣頂用，我看這是很合科學的，咱們還準備寄一副給省里呢！

以前我是打山脚下那五亩水田的主意，这回，我就打月亮潭的主意了。我召开了红花社的老农会、干部会、青年会……要大家想办法，出主意。干部、群众的积极性高得很，一提就提了好几百条，有的建议再到月亮潭去找泉眼；有的建议如何省水、省人力；有的建议如何因地制宜：陡坡改梯田，洼地改馒头田……有的建议如何用竹筒架空中自来水管，把水引过山嶺，可以多改几亩山地……我日夜和社干研究这些建议，一项一项地试验，执行，不到半个月，又在月亮潭找出两口水泉，加之用水合理（我们真把一滴水当成一滴血），估计有把握改二千亩水田，差不多把红花社的山地改了三分之二，你看因不因？我人虽瘦了，可那个欢喜劲，简直……唉！说不上来！

我打电话给张书记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当然罗，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，但他很奇怪地问我：“你那乡难道只有一个‘月亮潭’么？”我说：“从古到今真的只有一个‘月亮潭’，哪有多的，咱既不会扯白，也不会创一个出来。”他说：“倒不是要你扯白，却真要你们创一个新的‘月亮潭’来。”我问：“咋创？月亮潭是天生成的呀！”他说：“能创，就是不要老呆在红花社，不要在原地打转，你那乡宽得很，山也多得很呀。”

咱们的张书记真是咱们的张书记，他没哪回没点中我的，经他这一点，我就象鱼儿得了水那么欢。是呀，咱为啥没早点想到呢？为什么只迷住了这个老“月亮潭”呢？难道别的山就没有“月亮潭”了？别的山就没有泉眼了？何况咱这里是青山连青山，既然在一个青山里找到了绿水，难道别的青山就找不到绿水？前年在地委党校学习，教员告诉我“事物是联系的”，咱学到这理论，可没用上，幸亏张书记给我点出来了。

打这日子起，我背起个被包，圍着全乡轉，从这社到那社，从这山到那山。由于月亮潭出了水，全乡都在热烘烘地談水利，我一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把我圍起来，以为我来了，就是水来了。社干也告訴我，现在大家的劲头足得很，都把月亮潭当作一面大旗，早就在自己周圍的山窩里找起水来，目前就是迫切需要乡支部的领导，来个統一规划。对呀！你看，羣众要大跃进，难道我这个做领导的还不敢领导，那才是真正的保守呢。羣众推动了我，反过来我也推动了羣众，在咱乡那陣子真形成了“人人找泉水，社社修水利”。一談起水，就象看見了黃金稻。这日子真紅火呵，羣众遍山遍山地找泉眼，王二爹做各社找水的工程师，他真是咱乡的水利諸葛亮，他說哪里有水，一挖，哪怕开始不出，鬧別扭，狠挖深些，嗨，泉眼就出来了。沒一个月，各个社都在自己附近山窩里找到泉眼，連月亮潭一起，一共找到了九个；那几个新泉，羣众管它叫“跃进泉”、“幸福泉”、“北京泉”……都是咱們自己創造的新“月亮潭”呀，就連咱这儿最高的嶺“摩天嶺”也找到一眼泉，羣众为这还編了一个歌：“摩天嶺，嶺通天，千万年来沒水田，共产党来了大跃进，一月改成一百三！”你說过勁不过勁，根据这九个泉眼，咱們稳打稳的可以改上一万五千亩水田，現在咱們已改了五千亩了；就是过元旦，过春节，羣众也不愿休息，哪怕我支書再下命令，那也不中，那热情呀，就象那“幸福泉”的噴口，止也止不住呵……你問咱今后还能改多少？那可要問問羣众，数字是他們規定的，說改个三万、兩万亩的，也許是保守，你曉得咱山上有多少“幸福泉”？何况山上的人都是“响当当，呱呱叫”的。

如今，咱山里越来越美，以前山上的人都想下山安家，說山窩窩是穷窩窩，現在就是用八人大轎也抬不下去了；山下的姑娘如今也想嫁到山里来了，这是哪一年也沒有过的事。你听羣众唱的：“九条銀泉全乡轉，賽似金龙戏玉帘，青山綠水风光好，一万五千亩坡地成良田，吃水不叫人来担，处处接上自来管，这样的日子呀，賽似做神仙。”要有照相那玩意儿，真要照几張送給城里人看看。

前个把星期，張書記打電話来，要我上县城开会，又是經驗交流会。这回咱沒要求发言，可張書記偏把我安排上了，还是第一位。

我輕輕鬆松的走上台，这是胸有成竹嘛！开始就說：“咱山里起头跃进多少水田呢？五亩……”底下又是一片笑声，这回我不慌了，我說：“伙計，莫笑！听听咱現在跃多少。一万五千亩……”笑的人的嘴巴都閉上了，有的还伸了伸舌头，沉默了分把鐘，就是一陣热烈的鼓掌，我看，总鼓了半餐飯的时间，于是我才总结了一句：“要不怎么叫做大跃进？”底下的人就善意地笑了。我快快活活地做了两个鐘头的报告，安安稳稳地走下台来。会后，張書記又做了总结性的发言，他說我前两个月在那里做了保守典型的报告，而現在做了先进典型的报告；他特別指出：不光是水田跃进了，連人也跃进了。是的，他說的对得很……想起我开头只想搞五亩水田，那确实会笑死人，日子呀，咋变得这美呢！

回想起前两个月，可真有意思，保守！保守！搞的我抬不起头！如今咱这儿說到“保守”就用“五亩”来代替，譬如說：“你这个人的思想还是‘五亩’呀！”“你們的小麦指标还是‘五

亩’呀！”讀者同志們，你們呢？如今是“五亩”还是一万五千亩？我也想听听。

（选自 1958 年 4 月号“長江文艺”）